

赤化後的越南動向

尹慶耀

共黨不是民族和民主主義者，但它們很會利用「民族民主」這個口號，減少阻力甚至賺取同情以達其赤化目的。越南就是最近最典型的事例。

早在一九二〇年列寧為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撰寫「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時，就認定任何民族運動都只能是「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堅持東方的革命必須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另一方面，他又「反對在落後國家把資產階級民主解放思潮塗上共產主義的色彩」①。於是，由共產國際幕後策動、表面上沒有共產主義色彩、又以民族民主為口號的（共黨）革命運動，就常能矇騙過一些人，而共黨的民族統一戰線，也就成爲它各種統一戰線中最有力的形式。

沒有幾個人不知道胡志明（Ho Chi Minh原名阮必成，又化名阮愛國）是共產國際的老幹部，他於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在中國境內成立「越南獨立同盟」（簡稱越盟），就以反日反法的民族主義旗幟出現。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佈向盟國投降，胡志明於同月十九日進入河內，九月二日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戰後重返越南的法軍，於一九五四年五月在奠邊府戰敗，七月二十一日日內瓦協定，在北緯十七度附近劃分南北越，同月底，胡志明在越南勞動黨（共黨）全國幹部會議上，又提出「爲和平、統一、獨立和民主而鬥爭」的新口號。據悉，越南勞動黨內部有「統一戰線部」和「南北統一部」。此外，一九五五年九月五日，所謂「越南民族統一戰線」全國大會在河內開幕，成立了「越南祖國戰線」，而繼胡志明之後現任北越政權主席的孫德勝（Ton Duc Thang）就曾擔任過該戰線的主席團主席，它是北越共黨的統戰組織。

赤化後的越南動向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日，一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成立，它自稱是「越南南方人民反對美國和吳廷琰政權，爭取祖國和平統一的愛國統一戰線」。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底越南南方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舉行代表會議，於一九六二年元旦成立「越南人民革命黨」（PRP）。同年五月，越南政府軍曾在某地截獲越南勞動黨下達給該地區委員會的訓令，其中說：「PRP的成立，僅只是戰術性的，應向黨內說明其必要。爲了欺騙敵人，不讓他們利用來作宣傳，務必使其（PRP）在表面上看來，和越南勞動黨是兩回事」②。表面上是兩回事，實際上是一回事，南方的「越南人民革命黨」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只是北方的「越南勞動黨」和「越南祖國戰線」的南方支部。

一九六八年一月越共春節攻勢後，又在南越成立「民族民主和平勢力聯盟」。一九六九年六月五日起，「南解」和上述「聯盟」召開了爲時三天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了「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奇怪的是這個「政府」之上並沒有有一個「國」字。這個假冒全國人民之名的「臨時」組織，對河內言，它不是一個「國」，它的政府也只是河內政府的南方支部；對西貢言，它却是國中之「國」，政府之外的「政府」。然而在當時，不僅共產國家承認那個「臨時政府」，甚至不少自由由國家也承認了它，給西貢的合法政府製造了不少困難！

越南淪陷了。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是北越獨立宣言三十週年紀念，南越派團參加慶典，這個代表團的團長是越南勞動黨（北越共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南方局書記、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中的黨代表范雄（Phan Hung），南越臨時革命政府的總理黃晉發（Huynh Tan Phat 日文資料稱總理，中共資料稱主席）僅是副團長。十一月十五日，越南南北兩方統一祖國政治協商會議在胡志明市（前西貢市政稱）舉行，北方代表團長是越南勞動黨中

央政治局委員、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國會常任委員會主席長征（Truong Chinh），而南方的代表團長仍然是范雄。會議開始時，樂隊演奏的是越南民主共和國國歌、「解放南方」和「胡主席頌」。此情此景，真令人不禁有「看今日南越，竟是誰家天下」之感！

必須附帶說明的是，越南原分東京（北圻，首府河內）、安南（中圻，首府順化）、交趾支那（南圻，首府西貢）三區，夙有南北之爭，由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越南北方即擬征服南方而失敗，結果南方反而制霸北方。在法國統治時期，更有意挑撥分化，加深種族與地域歧見。南方人民是不歡迎北越人來統治的。反共抗暴運動迄今不衰，即是明證。因此「南解」主席阮友壽（Nguyen Huu Thiao）在上述政治協商會議開幕詞中所說：「統一國家是我們全國同胞最迫切的願望」，實係自欺欺人。何況北越并不以統一南北越為己足，它把寮國和高棉也視為囊中物，使東南亞鄰國感受威脅，這又豈可以「民族主義」來加以解釋？

如前所述，越南南方的共黨和其政府是北方共黨和政府的分支機構，而政治協商會議南北兩方的代表團長都是越南勞動黨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這一項會議自然很容易達成協議。其實，早在九月間，北方的總理范文同（Pham Van Dong）和南方的總理黃晉發就已經聲言：「實質的統一已經完成，官式發表只是手續問題」^③。

所謂實質問題，例如南北通貨兌換的規定，返還農村運動的推行，北越的國旗、國歌也時常在南方使用，南北交通也在整備中（河內至西貢全長兩千公里的鐵路正在修復，竣工後將改名「統一鐵路」）等等，都在着着推進。此外，如軍警機構、郵政電信事業、文教行政早經統一，學童也都使用相同的教科書。而南越的對外貿易權操之於河內的對外貿易部，外交權實際上也掌握在北越之手，至於今後的經濟發展，將納入一九七六年開始的北越第二個五年計劃之中。認真說來，「臨時革命政府」原為「革命」而設，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南越淪亡，它的「革命」任務終了，它的「臨時」任務，就是如何為把南越「統一」於北越這件事，完成必要的手續。這是指如何將

一些內政外交機構全部一元化，實行全國性國會大選，選出政府領導人，通過憲法及統一的首都等等，這些是早已由河內決定了的，但總要經過一次冠冕堂皇的手續啊！

政治協商會議就是為了這項任務而召開的。十一月廿一日發表了「統一祖國政治協商會議公報」，其要點為：（一）經過民主的討論、深入的分析，就祖國統一的政策、措施、步驟等問題，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見；（二）在民族獨立和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完成統一；（三）在一九七六年上半年舉行普選，選出全國總的國會，為獨立和社會主義的越南的最高權力機關，決定國家的政治組織，選出國家的領導機關，制定統一的越南憲法；（四）國會定員按人口比例決定，約百人以上；（五）由南北兩地區以同數代表組成全國選舉評議會，監督投票、集計選票、公布選舉結果，並頒發當選證書；（六）新國會第一期會議，由越南民主共和國國會常任委員會主席及臨時政府顧問委員會主席（阮友壽）召集，並於新的主席團選出前執行主席職務^④。

南北越的統一過程如是之速，多少是有些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的。一九七五年四月底西貢淪陷，北越共黨曾強調，今後北方的目標是進一步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南方的目標是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過程中確立人民民主主義。^⑤人民民主是列寧階段革命中的第一階段，這「第一階段的人民民主制度是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的國家形式，它為社會主義革命準備了一切必要的條件」。「人民民主制度發展的第二个階段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是工人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階段」。^⑥照這樣說來，南北越處在兩個不同的革命階段，其統一應該採漸進方式的。

統一過程迅速，並非說所有問題都已順利解決。根據香港所收聽的十一月八日的西貢廣播，南北統一還存在着一些未曾解決的問題。廣播透露，同月六日西貢臨時政府的「解放報」，召開了一次有勞動者、科學家、作家、新聞記者、實業家參加的會議，討論的內容就是以獨立和社會主義為基礎完成南北統一。該會議一致認為南北統一是一個「現實」的問題，但還有幾點問題不會解決。^⑦

南北歧見并未消除，南方人民認為在「憲法」^⑧上高調獨立、民主、和平、中立的臨時革命政府，業經名存實亡，所謂統一只是南越合併於北越，南方根本就缺少「獨立」性。南方人民隨時抱怨他們已失掉了寶貴的自由，

這些話現今他們也還敢公然出口^⑨。另一方面，臨時政府機構中的若干職位，不少為北越人取代，使得原本支持新政權的人士也滋長不滿情緒。而前越南政府軍峴港防衛司令官吳光尚將軍的「黑豹」武裝力量，還活躍在湄公河三角洲一帶，不時給共黨政權以嚴重威脅。^⑩

十二月十八日來自西貢的消息說，北越總理范文同和南越臨時政府總理黃晉發，已就統一問題獲致最後協議。越南的統一業已決定了，但那不是出之於日本報紙所說的南北越人民的「民族悲願」，而是必須依靠北越共黨的刑具與屠刀才能實現！

三

自從越南淪陷後，前政府職員、官兵以及若干平民，已嘗到過共黨「再教育」的滋味。臨時革命政府把書籍分成五類：A類是反共的、反動的作品；B類是腐敗的作品；C類是消極的浪漫主義作品；D類是好的作品，例如批判的現實主義作品，乃至抨擊美帝國主義的書都在此類；E類是革命的、進步的作品^⑪，那當然是指共黨的或有利於共黨的書籍而言。壞的書是不能閱讀的，同樣，音樂、電影、跳舞等等，不必說會受到限制干涉，就是固有的文化、風俗也被施行手術，街名也被改換，處處都帶有洗腦的意味。而物質生活更是難以忍受的。所謂壞資本家自然是難逃惡運，就是中產人家，也將因通貨改革而一無所有。南越的新紙幣以盾為單位，票面分一〇、五、二、一、〇·五盾等數種，於一九六六年即已印製完成。西貢淪陷後，臨時政府於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改換幣制，舊越南幣五〇〇兌換新幣一盾，而且獨身者僅能兌換相當於二〇美元（一美元＝一·五一盾）的貨幣，有家屬的每戶可兌換一三〇美元的貨幣，超過此類的舊幣，悉數成為廢紙^⑫。南越新幣與北越貨幣同名同價，按過去數月官價北越貨幣一盾兌換三三〇越南幣，黑市只換到一五〇——二〇〇越南幣，現今盾的身價突然提高，實際已等於對南方人民的經濟掠奪，更何況兌換額還如此限制！新兌匯率公布後，首先的反應是消費者物價飛漲，人民極端不滿，以致西貢嘉定的地區軍事管理委員會，於十月六日發表聲明，自承經濟政策失敗，並宣佈廢止新訂的新舊貨幣兌換率。

赤化後的越南動向

經濟政策失敗，不限於貨幣改制一事，還有物資缺乏和九百萬人的失業問題，又豈是容易解決的？在如此一個貧乏的基礎上，再加以急速推行企業國有化，損害了人民的生產情緒，其前途是十分黯淡的。據報導，臨時革命政府最近強調維護并培植民族資本，宣傳提高生產率，準備增加農產品、海產品、手工藝品的輸出，聲言一九七六年的生產要比一九七五年提高到二——一〇倍^⑬。這真是談何容易！

依照北越副總理黎清毅（Le Thanh Ngai，主管經濟事務）的說法，南越的經濟重建，將納入一九七六年開始的北越第二個五年計劃之中。那麼，北越真有能力協助重建南越經砲火摧毀的國民經濟嗎？這是天大的疑問。首先，北越政權自一九四五年成立以來，僅僅從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執行過一個五年計劃，在計劃期間幾經修正削減，仍然不能達成預定生產目標，以致當時的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阮維楨（Nguyen duy Trinh）被迫脫離了經濟事務，賴有中共撐腰才改兼外交部長。此後北越就停止實行五年計劃，成為沒有計劃的計劃經濟國家。而連年南侵戰爭以及美機轟炸，已使北越經濟不堪，乃是盡人皆知的事。

一九七五年九月一日，「新華社」從河內發出報導，強調北越的經濟建設「取得巨大成就」，其內容仍然是中共宣傳的老手法，拿「解放」前也就是經過法國統治、日軍侵略的三十年前最低年度為基準，來比較其成長率 and 成長額。在農業方面，把土地改革、發展農業合作化、總農戶的百分之九五·二加入了農業生產合作社作為成績。此外，就只有一些單位面積產量或水稻增產率，全文中間找不出那一年度北越生產了多少糧食，以及不够食用等等^⑭。

同月二十六日北越對國內的廣播中，却透露了與「新華社」報導絕不相同的事實，其要點如下：（一）北越為了重建國家和支援四月底完全解放的南越，業已面臨了很多的難題；（二）在若干地區生產是提高了，但一般工業發展速度緩慢，就生產狀況言若干地區非常混亂，現今沒什麼值得誇耀的事；（三）參與生產計劃的多數幹部，未能達成任務，很多場合缺乏責任感。舉例言之，由於官僚主義的錯誤，使許多生產工具山積腐蝕，而勞動者却缺少工具使用。又若干企業中，工作分配緩慢，計劃、物資和生產器具，不能彼此配合同時供給；（四）這些缺點，使各地的工廠增加了不必要的負擔，浪費了不少勞

動力。⑮如此看來，北越乃是一個經濟落後而官僚主義超前的國家，它無力支援南越的經濟重建，或許恰恰相反，它將從南越經濟抽血，來支持其本身（北越）的經濟建設。

須要附帶說明的是，南越人民的生活遠遠超過北越⑯，而北越所受戰爭的傷痕却又遠超乎南越之上⑰。又南越廣大而肥沃的農田面積，四倍於北越，南越的糧食是北越睜大眼睛在注視着的物資，南越淪陷不久，北越的貿易機構就開始和外商談南越農產品輸出問題了⑱。這是說，北越正在南越生產的糧食上打主義。至於統一之後如何呢？據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日的西貢「解放報」透露，統一後的越南，「北部將集中力量發展工業特別是重工業，南方則以發展農業、漁業、輕工業為中心」⑲。

北方工業、南方農業。這讓我們想起過去「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主張，那是日本軍閥在經濟方面侵略中國的陰謀。而羅馬尼亞在「經濟互助委員會」中頗多不合作的行動，就是因為該一赤色共同市場的國際分工專業化計劃，要求羅馬尼亞永遠成為農業和原料供應國所致。因此，越南統一後的經濟發展分工計劃，決不會有助於南北歧見的解決。據說南方的工業設備，要拆遷往北越，那麼南越人民又當作何感想呢？

四

在過去，中共對北越的經援超過蘇聯，加以黑魯曉夫對越戰態度消極，因此北越雖然對中蘇共鬥爭表面上採騎牆態度，實際上是比較親北平的。蘇聯的布柯集團上台，一九六五年二月間柯錫金就親自訪問了河內，此後軍經援助大增，河內也就逐漸改變了它的態度。

當然，我們不能以不入於楊即入於墨的二分法，把國際共黨硬塗上親毛或親蘇的色彩，事實上它們也可有自己的利害與立場。自從尼克森倡言以談判代替對抗，尤其是一九七一年下半年，尼克森宣佈將於翌（一九七二）年分訪北平和莫斯科，那時候河內的警戒心是很高的。北越自一九六八年春節攻勢之後，經過四年的準備和策劃，原定在一九七二年三月再度發動大攻勢。誰知同年二月中共、五月蘇聯，却先後歡迎北越的敵人美國總統尼克森往訪，而且它們的「和解」是在四月間美國恢復轟炸北越，五月間在北越港口

佈雷的情況下進行的，北越自然會心懷不滿。八月十六日「人民軍報」（北越共軍機關報）的「事實與真相」欄，指責「尼克森的新和平計劃只是其競選活動中的欺騙手段」。十七日「人民報」（北越共黨機關報）發表以「革命潮流的勝利」為題的長文，抨擊以尼克森為首的美國最反動最好戰的一羣之所謂尼克森主義，乃是一種新的世界戰略。那是在大國之間保持力量均衡，從小的部分分化社會主義國家，其重點是使中南半島各民族的愛國鬥爭倒退，以暴力阻止民族解放運動。又說：「如果為了自己民族的當前小利，對最反動的勢力施以援手，那就等於給將要溺死的強盜拋送浮袋，是對敵有利對革命不利的罪惡妥協」。這是對毛蘇雙方的不指名警告。十九日「人民報」紀念導致北越獨立的「八月革命」，在社論中強調「革命的攻擊精神是越南革命的無敵力量」。又說：「外來的各種形式之不祥的機會主義傾向，無法危害到我國，就是因為我國人民以及前衛部隊，有着經過考驗的革命攻擊精神」。這是預防性的在排除外來的妥協壓力⑳。直到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北越還在藉着紀念列寧誕生一百零四週年的機會，激烈抨擊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和平共處、緩和緊張、合作、談判等等。同一天的「人民軍報」社論，指責尼克森夸夸其談的談判代替對抗，是「一連串的虛偽謊言」。強調「美帝國主義從來不會改變其反革命的意圖」。并指美國正在爭取民族解放的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間散播不和的種子，分化人民之間的團結㉑。

北越是不會公然與北平和莫斯科反目的，它還需要來自那兩方面的援助，它也留意着和那兩方面保持着等距離的關係。不過，當越南戰爭逐漸升高時，北越乃至南方越共所用的現代化武器，幾乎全部來自蘇聯，所謂親疏關係自然就會有所推移。一九七五年三月中旬，江青在北平香山招待所召集中共對外領事級以上外交幹部講話，當她提到越南問題時，曾經說毛澤東對印度支那的形勢看得很清楚，對越南南方勝利後的形勢也看得很清楚（當時南越尚未淪陷）。她引述毛澤東的話說：「越南是一個廟堂四個方丈，施帛施粥是施主」。又說毛澤東讓北越大使告訴孫德勝（Ton Duc Thang 現任北越政權主席）、黎笋（Le Duan 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范文同和武元甲（Vo Nguyen Giap 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還有阮友壽、黃晉發。毛澤東說：「反帝不反修，最後還要第二次革命」。看樣子，中共不喜歡北越那種有奶便是娘的態度，而且，還想進一步拉它一起反修。可是，站在河內的立場上

，這又如何可能呢？一九七五年九月廿二日，由黎笋率領的北越黨政代表團赴中國大陸訪問，雙方雖都把「友誼」掛在嘴邊，但鄧小平在歡迎詞中強調反超反霸，而黎笋致詞時則鼓吹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這一次正式訪問，黎笋並未設宴答謝，雙方也不曾發表聯合公報，頗使人感覺意外。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一日，蘇聯的「和平與進步」廣播電台，轉播了波爾通訊社就「光明日報」十一月二十四日發表的「南沙諸島自古就是我國領土」一文所作的評論，該評論說：「一九七五年四月下半月南越解放力量向西貢發動攻勢的時候，沒有讓中共的軍隊趕在他們的前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從南沙羣島驅逐阮文紹的駐軍，目前中共的領土要求基本上是針對着已獲解放的越南的，北京以極不友好的態度對待兩個越南國家同蘇聯和社會主義大家庭其他國家不斷發展了合作。此外，南海的石油產業也使北京矚目」。六日，該台又以「倒行逆施」為題，引述英國「金融時報」的話說：「今年充滿了驚慌與緊張，中共現在表現出極深的憂慮，他們會懷着複雜的感情注視了河內在越南的整個勝利」。這顯然是對中共的譏諷與諷刺。中共一方面就心北越會倒向蘇聯一邊，另一方面河內對寮國、高棉乃至東南亞的野心，也不是中共所喜歡的。

至於河內和莫斯科的關係如何呢？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九日，越南勞動黨的黨務工作人員，組團前往蘇聯，與蘇共的黨中央、白俄羅斯黨中央、莫斯科和伏拉吉米爾省黨委會，許多區黨部及工業企業內黨的組織，集體農莊、國營農場、科學院及學校等黨的組織交換黨務工作經驗^②。據稱該團此行目的就在學習蘇聯的黨務工作經驗，那麼今後河內的黨務工作，恐怕就要蘇化了。

十月下旬，由黎笋和黎清毅任正副團長的北越黨政代表團訪蘇，受到空前的熱烈歡迎，蘇聯的三頭馬車布里茲涅夫、柯錫金和包戈尼都到了機場並出席二十八日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歡迎宴會，布魯演說時聲言「越南可以期待蘇聯的全面支援」。三十日雙方簽署聯合宣言，北越共黨和政府，清楚地表明支持蘇聯推行「緩和緊張」的政策（在北平時北越代表團曾為此與中共發生爭執），贊揚歐洲安全合作會議，雙方並同意發展和加強不使用武力、和平及國際合作等等。黎清毅和蘇聯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巴伊巴科夫簽署了經濟援助協定和調整兩國經濟計劃的議定書。根據前述協定，蘇聯

將派遣熟練專家赴北越工作，在經濟科學方面協助北越培育人材並向北越提供優惠貸款。根據前述議定書，從一九七六年起，雙方將在五年經濟計劃中互相合作，北越並將與「經濟互助委員會」益形接近（外蒙、古巴已成會員國，北越亦派遣觀察員列席「經互會」會議）^③。三十一日，北越和蘇聯又簽署了一九七六——八〇年的貿易、支付協定，蘇聯將向北越提供各種工業設備、道路建設器材、拖拉機、農業機械、鋼材及非鐵金屬壓迫材、石油製品、化學肥料、棉花、糧食及其他與發展北越經濟有關的必要商品；北越則向蘇聯提供木製品、香蕉、蔬菜水菓及該類罐頭、黃麻、茶、咖啡、針織品、縫紉品及其他傳統商品，並規定在五年期間內，兩國之間的貿易額將增加百分之五十強^④。

黎笋在蘇聯獲得招待到索奇（Sochi）休養地去休養，並於十一月七日參加莫斯科紅場上慶祝十月革命的盛典，這都是一些殊榮。更值得注意的是雙方宣言中所說：「越南民主共和國把蘇聯的幫助，看作是巨大的、寶貴的和有效的」。而「越南人民以及寮國和柬埔寨兩國的愛國人士的勝利」，被看作是「對創建亞洲持久和平的基礎一事的重大貢獻」。雙方準備對寮國人民實現其極重要的國家願望所作努力中，給予必要的支持和援助，並「將發展和柬埔寨的友好關係及各方面的合作」^⑤。看來，在中南半島問題上，北越和蘇聯是在同一路線上並行而少有衝突的。那麼，北越今後能不能在北平與莫斯科之間維持等距離外交，就大有疑問了。

五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季辛吉在華盛頓的一次講演中檢討美國的亞洲政策時說：「美國在亞洲作了過多的直接軍事承諾」^⑥。這似乎是為美國退出越南作辯解。其實美國的失敗，與其說是由於軍事介入越南，不如說是為不求勝利的有限戰略所誤。觀乎一九七二年時北越對毛蘇雙方的抨擊（見前），可見它是缺少能赤化全越的信心。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巴黎停戰協定的簽訂，決不能算是美國的成功。但是，直到一九七四年六月西貢傳出的美國官方所獲南越臨時革命政府的重要文件，它的信心仍然不够堅強。這項文件是共黨的「南越中央局」——解放陣線「司令部」，也就北越勞

動黨的南方中樞——所通過的「十二號決議」。決議中所透露的南越總人口中，在「解放區」只有二百萬，在爭奪區五百萬，而西貢政府支配的却有一千萬。這份決議於分析了「南解」和西貢政府雙方的優點和弱點之後，就決定臨時革命政府當時的基本戰略是，鞏固「解放區」的地盤，爭取時間進行政治鬥爭^⑧。顯然，那時候的共黨心目中，對於戰爭的勝利仍然沒有什麼把握。

由於美國國內的水門事件，國會對政府外交的牽制，乃至關於中南半島局勢的不當爭論，鼓舞了北越和「南解」的野心。據前越南政府軍方於一九七五年一月所獲情報資料，那時候北越和「南解」已加強聯繫，將過去共方所劃分的南北軍區一體化。過去，北越國內從北到南劃分為第一、第二、第三軍區，其第四軍區包括北越的南部和南越的北部，第五、第六軍區更往南下，第七軍區就達到了南越中部。再往南下西貢周圍各省地區另編為第一軍區（簡稱T1），湄公河三角洲東北部七省為第二軍區（T2），湄公河三角洲西南部為第三軍區（T3），首都的西貢市和嘉定省為第四軍區（T4）。但是，所獲資料顯示，當時共黨除北方的一至六軍區依舊不變外，其T1至T3軍區改為第七至第九軍區，包括西貢在內的T4則改稱「西貢、堤岸、嘉定軍區」，另外把臨時革命政府所在地的祿甯以及新攻下的福隆省等地從T1分離，成立獨立地區，為「南解中央司令部」（COSVN）直接管轄^⑨。這當然不只是名稱的改變，而意味着指揮權的統一，更正確地說是北越指揮權的統一。顯然，共黨已在準備大舉進犯，可是在越南一邊却是政潮起伏，依照中共的說法，CIA還準備在西貢「換馬」呢^⑩！即使是謠言，也足以使越南的領導核心動搖，其失敗就在在意中。而南越就終將被「統一」於河內政權之下了！

今日越南的問題不僅是所謂「統一」，而更重要的是它要根本改變社會制度，被納入另一個世界體系之中。政治協商會議公報，鼓吹越南革命轉入一個新階段，蘇聯廣播（十一月廿四日）則稱之為「越南歷史的新開端」。這個新開端的歷史階段，用共黨的語言說是由人民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用自由世界的語言說是走向完全赤化。證諸現今世界上十幾個共產政權的既存歷史，它們的社會主義基礎沒有一個不是用人民的白骨砌起的，它們的紅旗沒有一個不是用人民的鮮血染成的。對於越南人民來說，這是福還是禍，

這是「悲願」還是「悲劇」呢？

我們不知道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會對南越人民的悲慘境遇同情。我們看到日本忙着和北越做生意，以幾億美元援助北越的經濟復興，並且要在河內設大使館。這種作法不能脫經濟動物缺少政治神經之嫌。據傳說，日本外務省還準備作美國和北越的橋樑，以促使它們改善關係^⑪。

自然，蘇聯、中共、越共乃至棉共之間，確實存在着一些分歧。但是證諸以往，它們的矛盾從未被自由世界所利用，而且從未延遲它們赤化世界的進度表。反之，自由世界倒常被對方的矛盾所利用，墮入圈套而不自覺。中南半島的慘痛經驗，能夠給自由世界一些教訓，不致再重蹈覆轍了嗎？

註釋：①列寧作「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一九四七年莫斯科外國文書館出版局中文本「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八四二頁。

②參閱本刊第五卷第五期拙作「透視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

③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日本「朝日新聞」。

④參見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日本「每日新聞」夕刊第二面所譯載「公報」要點。

⑤參見同年六月七日「每日新聞」第四面「在當今的西貢」專稿中，所述北越領導者黎笋、范文同、長征等的講話。

⑥羅森塔爾（M. Rozental）、尤金（P. Yudin）合編「簡明哲學辭典」，一九五五年中共「人民出版社」譯本，四——五頁。

⑦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八日AFP香港電，見九日「每日新聞」。「幾點問題」為何，原電未經透露。

⑧一九六九年六月「臨時革命政府」成立時，將人民代表大會以「解放陣線」政治綱領及其歷次對巴黎和談所提主張為基礎所作決議，作為臨時憲法。

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廿四日「日本經濟新聞」所刊「越南統一的目標」。

⑩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中華日報第二版刊載中央社虞珊譯自英文日本「每日新聞」的專欄稿，標題為「越南人民奮起抗暴，黑豹活躍共黨喪胆」。

⑪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五日「每日新聞」連載「南越革命的幕前幕後」(三)

」。

⑫ 參閱同年九月二四、三〇日日本「朝日新聞」有關報導。

⑬ 同年十一月六日「日本經濟新聞」刊「越南統一從經濟開始」。

⑭ 參閱同年九月二日「光明日報」。

⑮ 同年十月十一日「每日新聞」夕刊所載「香港十日A P Ⅱ 共同」電

。 ⑯ 同年九月廿七日「日本經濟新聞」報導南越通貨政策及整肅買辦資本家時透露，西貢「解放報」揭載市民的質問：「河內既然沒有擾亂經濟的資本家，為什麼人民生活還那麼貧困」？該報答：「北越人民三十年來都為解放你們而作戰，因此在忍受着生活的貧困」。

⑰ 同年八月八日「每日新聞」報導北越致力重建時透露，北越所受損害較南越為重，其都市與工業設施完全被美機炸毀（該報特派員七日河內電）。

⑱ 全右。

⑲ 同年十一月廿九日「朝日新聞」載可倫坡廿八日A P 電，原文稱係「

韓國問題在聯合國

朱一鳴

解放西貢報」所透露。

⑳ 參閱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八日「每日新聞」及二十日「朝日新聞」。

㉑ 參閱一九七四年四月廿四日「每日新聞」。

㉒ 見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日「真理報」第四頁。

㉓ 參閱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朝日新聞」及同日莫斯科華語廣播「蘇越聯合宣言摘要」。

㉔ 參閱同年十一月一日「日本經濟新聞」及同日莫斯科華語廣播「俄越簽下五年經濟合作協定」。

㉕ 參閱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本經濟新聞」夕刊第二面有關報導。

㉖ 參閱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每日新聞」第四面。

㉗ 參閱一九七五年一月廿一日「每日新聞」夕刊第二面。

㉘ 參閱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廿三日香港「大公報」內幕新聞。此說在自由世界亦謠傳頗久。

㉙ 參閱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日本經濟新聞」。

韓國問題的發生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美、英三國領袖在埃及開羅舉行高層會議，商討處理戰後日本問題；在會後發表的「開羅宣言」中，一致主張戰後應恢復韓國自由與獨立。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三國領袖在「百慕

達宣言」中，重申有關恢復韓國獨立條款。因此，戰後韓國應脫離日本統治，成爲一個自由獨立國家，已告確定。但不幸一九四五年二月英、美、蘇三國在雅爾達集會時，羅斯福總統錯估日本關東軍力量並求早日結束對日作戰，竟要求蘇俄參戰，且以朝鮮半島三十八度線爲界，劃分爲美俄兩國作戰區域，由蘇俄負擔三十八度線以北地區作戰任務。當一九四五年八月七日美國

赤化後的越南動向